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經驗之探討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2-H-029-013-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珠利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計畫名稱)

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經驗之探討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2-H-029-013-

執行期間：民國94年8月1日至民國95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劉珠利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文摘要

進年來，世界各地，包括台灣在內，天然災難(natural disaster)或是人爲災難(man-made disaster)頻傳，使得災難研究(disaster research)以及災難社會服務工作(disaster social service)，成爲最近西方文獻資料中備受矚目與討論的議題。在相關的災難文獻中，受災女性的需要，也是許多研究所關心的角度。台灣現階段針對台灣天然災難受害女性的相關研究與服務仍然不多，有鑑於此，本篇論文的目的，就是探討台灣天然災難女性受害者的經驗與需要。本研究最主要的結果發現爲：在天然災害的受災過程中，女性的角色有了轉變，其中是母親的角色轉變最多，天然災害的受災經驗，讓她們變成慈愛的母親以及堅強的保護家人的角色。研究結果也顯示，一些職業屬於勞動階層的女性，在重建的階段中，角色轉變成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持，因爲她們的丈夫在災後失去原本的工作，在重建階段又爲了面子問題而不願屈就更爲低下的工作，女性爲了家人，就擔負起經濟來源的角色。除此之外，研究結果也顯示，受訪女性在受災過程中，對於人性、生命的無常、人際間的相互扶持等議題，有了不同的體認。研究結果也呈現出台灣女性性別角色規範，也影響了女性受災者的重建過程。針對這些獨特的需要，本研究引用增強權能(empowerment)的取向，針對天然災難受害女性的社會工作實務，提出建議。

關鍵字：天然災難，女性，災難社會工作，增強權能

**Gender-Sensitive Disaster Work—Lessons Learned from Taiwan’s Female Earthquake
Survivors
abstract**

Purpose: Natural disaster could happen to everyone. However, vulnerable people result in poorer recovery. People in poverty, women, the disabled, and the aged are often identified as disaster-vulnerable people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and power. Vulnerable people became even more vulnerable after disaster given that they have less resource to reconstruct their lives. Natural disaster is a gendered terrain because people’s experiences and needs in the disaster preparedness, evacuation,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stages are varied across genders (Enarson & Morrow, 1998). Nowadays, little is known about Asian female survivors’ experience. A tragic earthquake, which was 7.2 on the scale, happened on Sept. 21, 1999 in Taiwan. Many survivors had become homeless and settled in refuges. By 2004, all survivors left refuges and started new live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hen survivors had already left refuges and reconstructed their live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re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female survivors in one Asian culture (Taiwan).

Research method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as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with 20 Taiwanese female earthquake survivors, aged 30 to 55. Open sampling, variational sampling, discriminate sampling along with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were employ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Peer-debriefing and member checking served the purpose of validating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Results: The major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women’s roles shifted dramatically in the reconstruction stag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what they had been through in the earthquake turned them into even loving carers and strong protectors of their family. Many working-clas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become the breadwinners of their family during reconstruction stage. Numbers of working-class men could not return back to their jobs given that the places they had worked before crashed in the earthquake.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reconstruct their family, these working-class women take any jobs open to them. In contrast, their male partners suffer from long-term unemployment and become withdrawn due to their male prides. For example, their male partners see working as clean workers is a matter of face-losing. Therefore, they rather stay at home. Nevertheless, these working-class women help their male partners save faces and sacrifice themselves in doing more jobs to support family. In Taiwanese cultures, face-saving is more important for men than for women and women should help their male partners save face in public. Women are expected to be tender women but tough mothers and accept what is destined to them. These are female gender norms in Taiwanese culture and participants cope with the aftermath accordingly. This finding demonstrated that culturally specific gender role norms contributing to survivors’ coping strategies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disaster work.

Implications: How can the interdisciplinary disaster service network be tailored to meet the needs of female disaster survivors are discussed. Gender-sensitive and culture-sensitive disaster work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natural disaster, women, disaster social service, empowerment

研究背景:

根據 Toscani (1998)的定義，天然災害(natural disaster)意指：地震(earthquake)，颱風(hurricane)，洪水(floods)，火山暴發(volcanic eruptions)，以及土石流(landslides)。Toscani(1998)是根據中南美洲的情形所下的定義，在澳洲，常見的天然災害則包括森林大火(bushfire)以及旱災(droughts)(Cox, 1998; Finlay, 1998; Stehlik, Lawrence, and Gray, 2000)。台灣近年來天然災害頻傳，災害的種類則是集中於地震，颱風，水災，與土石流。從西元1999年的921地震開始，以及之後的納莉颱風，及今年夏天(民國93年)的敏督利颱風(又稱：七二水災)，和艾利颱風，都造成不少的家庭面臨危機或是家破人亡的悲劇。根據台中縣政府(民93年)回覆監察院有關敏督利颱風七二水災善後處理及安置情形的回覆文中，明確的定出，社工員需訪視所有罹難、失蹤及重傷家戶，以了解個案需求並提供相關服務；又，根據同一回覆文，天然災害受災戶在生活重建過程中所需要的資源，需經由社工員評估後發放。因此，社工員在天然災害受災戶的協助過程中，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湊巧的是，近幾年來台灣地區所發生重大的天然災害，集中於台灣中部地區的比例很高，例如：921地震重創南投地區，敏督利颱風則使得台中縣谷關等地區成為災區。研究者因為所服務大學的地緣關係，使得研究者對於天然災害的受災情況，特別的關注，也特別的感到必須為這一群受害者提供必要協助，完成一位大學教師社區服務的使命感。天然災害是社會科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美國一位長期研究天然災害的社會學家Fothergill (1999)認為，天然災害是一個真實的實驗室(realistic laboratory)，可以從人們經驗天然災害的過程，了解社會現象與關係，從這一類型的研究發現，可以作為將來人類面對及處理天然災害的借鏡，甚至作為避免災害的參考。在社會工作的教學領域當中，天然災害的社會工作服務仍然不是非常成熟，既然社工員在天然災害的救助與重建過程中，扮演重的角色，如何累積這方面相關的知識，並教導學生及在職的社工員，就成為重要的課題。

當研究者檢視西方期刊文獻時發現，目前在西方有關天然災害的研究領域中，有一個新興的主題，就是將性別(gender)納入，視性別為一個天然災害中的議題。一位長期研究天然災害的加拿大學者Morrow(1999)指出，某一些人特別容易成為天然災害的受害者，甚至是反覆成為受害者，這些人通常是窮人與女性。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在面臨天然災害時，和男性有截然不同的經驗，女性感受到心理的壓力的程度比男性為高 (Anderson & Manuel, 1994)；女性在天然災害發生後，都經驗到不同的角色轉變 (Fordham, 1998; Fothergill, 1999; Stehlik, Gray, & Lawrence, 2000)；女性原本在社會上就是位居比較弱勢(disadvantage)與脆弱(vulnerable)的地位，因此女性在面臨天然災害時，所能夠應變的資源與男性就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有色人種的女性。Fothergill (1998)及Morrow(1999)都共同指出，過去對於天然災害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性別(gender)，社會階層(social class)，及種族(race)的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亦即，這些因素如何加重某些人的受災程度或是減慢某些人的復原過程(為免贅述，詳細內容將於文獻探討部份，再行詳細說明)。在這一個新興的領域中，上述兩位學者都共同認為，女性主義的概念應該納入研究中，檢視性別，社會階層，種族等因素，在人類面臨天然災害時所扮演的角色。

當研究者查閱台灣地區各種與天然災害相關的統計數據中，例如：九十三年中華民國

統計年鑑(民 93 年)中台閩地區天然災害損失，台閩地區災害救助及醫療補助，以及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的民國 92 年台灣地區各縣市平均每一受災人數接受災害救助金額，都發現所有的統計數字均以受災的程度作為分類的標準，完全沒有以性別作為分類或是救助的依據。這樣的狀況顯示的是，在台灣天然災害的領域中，性別的因素是明顯的被忽略。

台灣有關的天然災害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從 921 地震之後，就累積了一些的研究結果。這些已經發表於期刊中的研究主題，大部份集中於面對天然災害的心理衝擊，壓力的應對方式(coping styles)，受災戶的創傷後症候群(Post-traumatic syndromes)的了解(李維庭，民 89 年；林耀盛，民 89 年；Chen, Hung, Lin, and Tseng, 民 91 年)，重建過程中的資源分配問題，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社會工作人員在災難服務中的角色與任務(李臨鳳，民 92 年；林萬億，民 91 年；莫藜藜，李易蓁，民 89 年；楊孝榮，民 92 年)，及社工員本身的心理衝擊(陳正元，民 88 年)。研究的範圍包括天然災害受災戶的心理調適與所需的資源，同時也包括社工員的心理調適與所扮演的角色。其中，畢恆達(民 88 年，民 89 年)的文獻探討中建議，在處理災害的過程中，性別是應該被考慮的因素；而林萬億(民 91 年)針對處理 921 地震台北縣災情的社工員所作的研究最後建議，社會工作的服務必須將受災女性的需要納入考量。然而前述的研究結果中，均未更進一步的呈現受災女性的具體需要為何。

同樣的，研究者在查詢台灣目前對於天然災害與女性性別角色的實證研究，只發現一篇關於 921 地震喪偶女單親的社會支持研究(林秀芬，馬小萍，民 93 年)，研究的樣本集中於了解地震中喪偶女性的經驗。這一研究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檢視，發現地震喪偶的婦女，在喪偶後，對於財產與家中資源的主導權仍然是由夫家掌握，再加上這些山城的婦女工作技能不高，因此在喪偶一段時間之後，即使當時政府給予補助，然而家中的經濟仍舊回到從前，甚至比過去更為貧窮。因此她們的研究最後建議，政府部門在針對災民的重建與預防上，都應該考慮女性的獨特需要。從這一研究中更加證明了性別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然而目前台灣的研究中就以這一篇是針對女性而作的，至於其他為數眾多，遭遇到天然災害的女性的經驗，例如：喪失家人並未喪偶的女性經驗，家人生命安全但是喪失全部家產的女性經驗，或是暫時必須接受福利補助的女性經驗等，到目前為止尚未有相關的研究結果發表。因此，研究者認為有關於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仍需更多研究探索。

研究者一直以女性的議題與女性性別角色作為研究的主要領域，先前的幾個研究以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成長的、不同學業成就的女性性別角色為主要研究主題，對於台灣新一代的年輕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已經累積一些成果。接下來，研究者仍以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為主要研究主題，但是希望能夠探討女性性別角色特質對生活事件的影響。而近年來台灣經常發生天然災害，因此天然災害就變成是比較迫切需要了解的主題。綜合上述的原因，引發研究者從事這個研究的動機。如同 Reyes (2002)所言，脆弱的人口群(尤其是女性)遭受天然災害的經驗，對於未來天然災害的預防與重建，有諸多的啟示，研究者也期望本研究最後的結果，可以達成這樣的目的。

主要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背景陳述，本研究計畫以下列問題，作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

1. 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為何？
2. 天然災害重建過程中，受災女性的重建歷程為何？
3. 天然災害的過程中，受災女性是否感受到和男性不同的過程與經驗？
4. 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需要為何？
5. 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與社會地位，如何影響面對天然災害的過程？

由於已有研究了解並已發表天然災害喪偶女性的經驗，為免研究資源重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將以其他天然災害(由其是水災)受災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此部份將於研究方法中的研究對象部份，再作詳細說明)。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有二，分別陳述如下：

第一個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女性遭遇天然災害的經驗與重建的歷程。期望能夠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探索受災女性的經驗與重建的歷程，建構出女性獨特的經歷。並根據研究結果，對社會工作實務，包括直接服務與社會政策，以及社會工作教育，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在於了解女性性別角色特質與規範對實際生活事件所產生的影響。

重要文獻之評述：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特別著眼於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其面臨天然災害的經驗的關連，為考慮閱讀上的邏輯性，因此，在重要文獻的評述部份，第一部份將先陳述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與脆弱的地位；第二部份將陳述女性性別角色的理論，包括 Gilligan 的照顧特質理論 (ethic of care)，以及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theory) 理論；第三部份將陳述西方有關天然災害與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的相關實證研究；第四部份將陳述台灣女性性別角色特質與社會地位的文獻。

由於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來進行(將於研究方法部份，再行說明)，因此文獻探討的精神與目的，在於廣泛的閱讀與主題相關的文獻，建立對此主題的認識，並形成訪問的大綱。

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經驗相關文獻：

一. 女性性別角色--脆弱與弱勢的社會地位

西方有關於天然災害以及女性性別角色的文獻中，共同都提到女性在社會中位居弱勢與脆弱的地位，因此進而造成對生活的影響。Levine (2004)指出，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所

謂脆弱(vulnerability)的人口意指:缺乏資源與權力以便作出有效決定的人, 缺乏資源與權力的原因可能來自外在環境,如:經濟因素, 也可能來自人口本身內在的因素, 如:內在的適應能力. 為何女性在社會中經常位居弱勢的地位? 為何女性的弱勢地位, 會進而造成女性的脆弱, 進而使得女性在面對人生的災難時, 有不同於男性的需要? 研究者查閱文獻的過程中, 發現這樣的狀況並不是因為女性的任何生物上的因素所造成的, 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女性的弱勢與脆弱, 是由女性性別角色的社會化過程與社會所建構的女性性別角色特質所造成的. 為顧及邏輯性, 因此本段先行探社會如何建構出女性的脆弱與弱勢地位. 相關的文獻, 闡述於後:

近年來, 由於女性主義的興起, 西方的性別研究者開始採取性別角色並不是由生物因素(biological factors)所決定的, 而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而成的. 其中, 女性主義大師 Jean Baker Miller 所寫的書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對社會如何建構出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 有很詳細的說明.

Miller (1986)指出, 在人類社會中, 男性通常扮演支配者的角色, 而女性通常扮演附屬者的角色. 由於男性掌握權力(power), 所以男性決定了文化的規範, 哲學, 道德標準, 社會理論等, 通常男性所認為的正常的規範或是道德標準, 是以男性為主的標準, 並且由男性決定女性的樣貌. 女性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 就必須接受由男性所指派給女性的活動或是特質. 因此, 順從, 被動, 依賴, 缺乏原創性, 缺乏行動、思考、與作決定的能力, 就成為女性的特質. 但是事實上這些特質是依照男性規範而塑造出來的, 並不是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 如果女性違反這些規範, 就可能面臨經濟上的困境, 社會排斥與隔離. 為了生存, 所以女性就必須扮演男性所要求的角色.

在這樣的社會化過程中, 女性被鼓勵不需要滿足自己的需要, 而是應該昇華轉化自己的需要, 將丈夫以及小孩的需要, 當成是自己的需要, 將丈夫以及小孩的成就, 當成是自己的成就. 因此大部份的女性就內化這樣的信念, 並將這樣的信念轉化認為照顧別人, 參與別人的發展, 就是提升自己的自尊. 因此, 大部份女性的社會化過程都是一種被訓練如何照顧他人的過程, 而不是如何發展自己的過程. 在這樣的過程中, 女性經常犧牲自己, 認為自己比較不重要, 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比較沒有價值, 甚至於社會上也瀰漫這樣的看法, 因此女性的工作就成為一種看不見(invisible)的工作, 因為看不到所以就不重要. 又因為女性缺乏權力及資源, 因此缺乏發展學習生存所需要的技術的機會, 而成為必須依賴別人而生存的人. 長久下來, 相較於男性, 由於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較少, 所分配到的家庭資源與權力較家中其他男性為少, 因此使得女性居於弱勢與脆弱的位置.

社會進展至今, 女性已經得到受教育的機會, 並且大量的參與經濟市場, 進入就業市場, 然而男女間的不平等狀況仍舊持續, 女性的弱勢與脆弱仍舊存在. Bolin, Jackson, and Crist (1998)及 Waite (2000)都指出, 目前存在於就業市場中的現象是, 女性因為教育程度的關係所以只能從事低階技術的工作, 因此工作收入就比較低, 所能夠擁有的資產就較少較差; 另外有一些女性由於必須承擔大部份照顧家庭的工作, 因此所能從事的工作就被局限住. 因此即使女性能夠接受教育與加入職業市場, “貧窮女性化”的現象仍舊存在很多的社會之中. Waite(2000)還指出, 女性即使參與社會, 所扮演的角色也

多數是較不具有權力的角色，所能的到的社會資源也較為有限。所以，雖然比起過去的女性，現代女性得以接受教育與加入就業市場，而獲得較好的地位，然而在進步的社會中，相較於男性，女性在經濟，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弱勢與脆弱的位置，仍舊是存在的。

簡言之，當社會仍舊是處於父權為主的架構之中，男性掌握了多數的資源與權力，而且不願意和女性分享時，就造成了性別間的不平等；當女性能夠得到或是運用的資源不多，例如：受教育的機會與資源有限，就形成女性獨立生活或是面對問題的障礙，進而建構了女性的弱勢與脆弱。

二. 西方有關災難與女性性別角色之相關實證研究

上面段落的文獻討論了女性所位居的弱勢脆弱的社會地位，以及女性重視關係與經常扮演照顧者的角色的性別角色特質。根據這樣的地位與性別角色特質，當女性面臨天然災害時，這樣的地位與特質建構出什麼樣的經驗？以下的實證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

1. 脆弱的女性容易成為天然災害受害者：

Morrow (1999)指出，某些社會經濟的特質容易造成脆弱，她運用這樣的概念將社區中的某些人，分類成為天然災害中的脆弱人口，婦女就是其中一群。Morrow (1999)以發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颶風的地區為例，分析道，婦女因為所從事的工作屬於低收入的工作居多，所以經濟能力低，使得重建過程中所能使用的資源就少很多；另外，也因為經濟能力不夠，所以原本居住的房屋可能就不是結構良好的房屋，在天然災害中容易被摧毀；婦女所從事的工作是當地家庭幫傭或是地區商家的工作，當災害發生後，因為原先的雇主也成為受災戶，而使得受雇婦女失去工作；婦女在家庭中的決策權原本就較低，所能參與決定的機會不多，因此有時在天然災害侵襲時，無法立即作出有效的決定，所以易成為受災脆弱人口。

Enarson (1998) 與 Bari (1998) 都指出，遭受天然災害侵襲時的脆弱性(disaster vulnerability)、災害影響(impact)、以及災害重建復原的過程，性別的因素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長久以來女性在社會上弱勢的角色，因而使得女性不斷的累積脆弱(accumulative vulnerability)，例如：女性經濟條件的弱勢，不得不居住於便宜，但是容易遭受天然災害破壞的地區，使得婦女更容易變成天然災害的受災者。Fordham and Ketteridge (1998) 認為，平日在社會上位居弱勢與脆弱的地位，當天然災害來臨時，就會變的更為脆弱。

Toscani (1998) 指出，並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容易成為天然災害的受災者，但是缺乏資源的脆弱女性，就非常容易成為受災者。因此上述的研究提醒災難社會工作人員，脆弱的女性是特別需要關注的人口。

2. 面對天然災害的經驗，對女性的自我概念，家庭關係，以及社區關係有不同的影響：

Fothergill (1999) 針對1997年發生大洪水的Grand Forks地區的婦女進行研究，發現洪水發生前，中，後期，婦女們的社區角色，家庭角色，以及工作角色，都發生變化，同時，因為所擔任的角色與所負責的工作內容不同，婦女們在洪水發生後，她們的自我概

念(sense of self)開始產生變化。舉例來說，洪水發生時，有些受訪的婦女加入了堆沙包的行列，和一群男性一起工作，由於發現自己角色改變，也能成為男性為主的行列中的一員，因此開始肯定自己，對自己有信心。也有婦女加入照顧社區小孩，或是煮食物給堆沙包的工作人員食用，即使扮演的仍舊是傳統女性的角色，但是因為這個任務使得她們能夠和社區中其他成員建立更好的關係，而開始覺得人生比較有意義。還有一些婦女在洪水期間仍然必須回到工作崗位，例如護理人員。然而因為洪水而增加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們擔負起責任更大的工作，這個使命進而讓她們建立對自己的自信心。雖然研究中也顯示，一些婦女從洪水中感受到角色衝突，然而整體而言，洪水對大多數生活於Grand Forks地區的婦女，並不全然是負面的經驗。Fothergill (1999)就認為，天然災害提供婦女經驗不同角色的機會，也因為不同角色使得婦女的內在得以改變。

Fothergill (2003)的研究中也指出，社會上對於領取社會福利補助的人，烙印(stigmatize)下一種標記，意即，領取社會福利補助的人都是懶惰的人。社會上對於天然災害的受災戶，有時候也會烙印下一些負面的印記，認為受災戶就是作錯了一些決定，才會落得這種後果；也有人責怪受災戶，認為他們不應該選擇居住在天然災害高危險的地區，認為他們太不小心才會發生這些事情。但是社會上也是有人對天然災害受災戶抱持同情的態度。因此，Fothergill (2003)仍然以上述Grand Forks地區的婦女為對象，了解她們在遭受到天然災害，並接受福利補助的經驗。結果發現，中產階級(middle-class)受災婦女普遍認為災後受助的經驗，讓她們對於自己的中產階級白種女性的認同產生衝突，甚至於覺得難堪，因為長久以來，中產階級白種女性的認同讓她們覺得自己是應該幫助別人，照顧別人，而不是接受別人的幫助與照顧。當她們從自給自足的照顧者變成福利受助者的角色時，她們覺得被烙印下某種負面的標記。然而受助的經驗也使得她們改變過去對於領取福利救助金的人的觀感。Fothergill (2003)最後認為，性別(gender)與社會階層(class)是建構天然災難受助經驗的兩大不容忽視的因素。Fothergill (1998, 2003)的兩篇研究，明確的指出天然災難的經驗，使得受災女性的內在自我概念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是實務工作者必須注意與處理的。

Finlay (1998)以澳洲南部一個經常發生水災的小鎮Giru的女性居民為研究對象，了解她們對於當地經常發生水災，經常成為水災受災戶的經驗。結果顯示，受訪對象分為兩大類型，一類認為自己是“受災戶(victim)”，但是另外一類則不認為自己是“受災戶”，認為這是常見的(normalized)現象。Finlay (1998)進一步發現，經濟狀況，居住時間的長短，有無個人財產上的重大損失，身體狀況，教育程度等，都是影響受訪女性認定自己是否是“受災戶”的因素，教育程度較高，財產損失較多，身體狀況無法處理水災帶來的額外應變工作的女性，容易解釋自己是“受災戶”。因此，Finlay (1998)認為，對於受災經驗的解釋，和本身的性別角色以及社會階層是息息相關的，而且女性不一定覺得自己是弱勢與可憐，她們在對抗水災的過程中，也扮演了很多男性化的角色，只是當生活恢復平靜之後，世界又成為以男性為主時，她們又回到了女性的位置，所以研究者必須對受災女性的經驗以更多不同的觀點來分析。

Stehlik, Lawrence, and Gray (2000)以兩年的時間訪問了澳洲昆士蘭(Queensland)及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遭遇旱災的畜牧業者，發現男性和女性的經驗是有差異的。

例如：受訪的女性感受到早災前的角色僅侷限於家庭，而早災後為了經濟因素必須外出工作，因此角色負荷比從前多，而這樣的角色改變與負荷對女性而言，有人感覺是正面，而有人感覺是負面；也有受訪者因為早災而必須作一些重大的決定，夫妻間的關係因而改變；也有受訪女性將所面臨的問題分為家庭內(inside)與家庭外(outside)，家庭內意指照顧家人與作家事，而家庭外意指畜牧工作與記帳等工作，受訪女性認為早災後家庭外的工作讓男性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但是早災後女性不但要處理家務工作，同時要幫助家庭外的的工作，甚至為了幫忙家庭外的的工作，而必須犧牲家庭內的需要(例如：將金錢全數用於家庭外的的工作，小孩也必須犧牲幫忙工作)，一些受訪女性對這樣的狀況感到悲傷與壓力。Stehlik et al. (2000)總結認為，他們研究的結果顯示天然災害不光只是影響家庭的財物與資源，還影響了家庭的關係，凝聚力，以及和社區的關係，而女性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則大於男性。因此災後的家庭關係，也是社工員必須關注的議題。

上述的研究多數看到女性脆弱的部份，而Cox (1998)的研究結果卻看到女性角色中優勢(strengths)的部份。Cox (1998)以發生在西元1996澳洲東南部的森林大火的受災女性為對象，結果發現她們多數是長期住在當地的居民，所以她們擁有豐富的當地者的知識(insider knowledge)。這些受災女性靈活的、有效的運用了這些知識，將村民遷移到安全的地區(因為社區中的男性全加入了滅火的行列)；這些婦女擔負起照顧者的角色，不光照顧家人，還同時照顧村民，並和其他村民建立良好的關係，組織成婦女團體，彼此幫忙。因此Cox (1998)認為，發生災害的經驗，雖然男女各有不同的經驗與角色，但是各有其長處，男性重建了架構(structure)，而女性則是重建了內在(fabric)。Cox (1998)的研究提醒實務工作者，女性的當地者的知識(insider knowledge)，是應該善加運用組織的。

3. 面對天然災害時，女性有獨特的需要，但是救助體系大多忽略女性的需要：

Guha-Sapir (1997)以1991年發生於巴格達的地震為例，許多女性為了保護小孩與家中財產而喪命或受傷，而她們在受災中的獨特的需要，也因為她們在社區中的邊緣化的角色，使得她們的需要被忽略了。因此，設計整體的防災，救災體系，都應該將性別因素納入考量。

Enarson and Scanlon (1999)以西元1997年發生於加拿大Red River Valley的洪水受災戶為對象，訪問他們遭遇洪水的經驗。結果發現，在洪水發生的過程中，不論是洪水相關訊息的取得，對抗洪水的準備(preparedness)，撤離社區，重要決定的決策過程，以及家園重建等，男性和女性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負責不同的工作。然而Enarson and Scanlon (1999)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兩性共同面對洪水的過程中，仍然發生兩性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兩性間權力(power)不平等的問題。例如：男性除了因體能的關係，所以負責搬重物的工作之外，男性在面對洪水時，不論是家庭決策或是社區決策的過程中，仍舊握有較多的權力，握有較多的資源，使得女性的需要與意見被忽略或是被排除於外。由於男性掌握了權力，負責的事情屬於“看的見”(visible)的工作，而女性所負責的煮飯，照顧小孩，看管財物等工作，相較於男性的工作，女性的工作被當成是“看不見”(invisible)的，沒有價值的工作，因此在洪水過後，一些女性回顧經驗，感覺到自己“什麼忙都沒幫上”(I felt like I didn't help at all)，更加深了女性長久以來被父權社會貶低的感覺。在重建的過程中，男性主導重建決策而女性則是執行後續的

工作。Enarson and Scanlon (1999)認為這是典型的後災害重建的兩性政治。Enarson and Scanlon (1999)的發現和前述Fothergill (1999)的發現有些不同，在Enarson and Scanlon的研究中，並未發現女性的自我概念從洪水經驗中得到提升。為何同樣是受災戶，然而這兩群婦女會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與經驗？雖然目前無法從這兩個研究中得到答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災經驗對婦女而言，不一定是負面的。

西元1997-1998年發生於南美洲的聖嬰現象(El Nino)，造成南美洲天氣型態劇烈改變，靠天吃飯的農民所受到的影響尤其巨大。Reyes (2002)以祕魯(Peru)農村地區聖嬰現象受災女性為研究對象，了解她們的經驗。結果發現，受災嚴重的地區原本就貧窮，所以當地有許多壯年男性都離家外出討生活，留下女性照顧家庭，這些女性戶長教育程度不高，所有的資源很少，獲得資源的能力也差，使得災後難以重建。除此之外農村婦女為因應天然災害，所以加入地區的組織，共同為抗災努力；然而政府組織或是中央的抗災組織，仍舊是由男性主導，抗災的政策也都是以照顧男性為主，因此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農村婦女變的活躍，但是實質上所得到的權力與資源仍舊不多，男女不平等的狀況並未因此改善。所以Reyes (2002)建議，抗災組織的各個層級，從地方到中央，都應該有婦女加入，才能使受災女性的需要得到照顧。

根據上述的文獻顯示，經歷天然災害是一個連續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災害發生，撤離(evacuation)，暫時安置(relocation)，緩和(mitigation)，以及重建(recovery)，在每一個過程中，雖然有不同的重點工作，但是女性大多數扮演照顧者及建立與維持關係的角色，然而有些女性在災害前後的角色產生轉變，有人認為這種轉變是正向的，而有人認為是負向的；有些女性對於變成被救助者，感覺到被貼上負面的標籤；有學者認為女性原本弱勢與脆弱的位置，使得她們在經歷天然災害的過程中所作的工作是被看輕的，所能獲得的資源較少，甚至不是她們所最需要的，因此在重建的過程中，女性的復原就減慢很多，災難的長期影響(long-term effect)也比較容易發生於女性身上；也有學者認為天然災害還會影響夫妻關係與家庭凝聚力，因此受災女性的自我概念與家庭關係，都是社工員需要關注的；也有學者則是看到女性角色的優勢(strengths)，及這些優勢在重建過程中發揮的功能。總括而言，多數研究仍舊顯示的是，面臨天然災害的經驗中，女性有其獨特的需要，然而女性長久以來的社會位置，使得其需要無法滿足，因此後續的研究，救災體系與政策的制定，都應將性別角色的差異納入考量。

研究方法：

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原因

這個部份，研究者將分二大部份來說明。第一個部份將說明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方法其原因。第二個部份將說明詳細的研究過程，包括：資料收集方法，受訪者來源，受訪者的年齡，抽樣方法(受訪者的選取)，受訪者人數，研究倫理問題，資料分析方法，研究結果的驗證，並說明如此設計的原因。

本研究將採取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來進行。採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原因陳述如下：

Creswell (1998) 指出，研究者必須根據研究問題的性質，來選取研究方法。Lincoln and Guba (1985) 就指出，假如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是想檢驗假設，那麼，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是比較適合的研究方法；假如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為探索被研究者的經驗，沒有任何預設的假設，那麼，質性研究方法是比較適合的方法。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旨在從被研究者的經驗及知覺中，建構出受災女性的經驗，並非嘗試檢驗任何假設。因此，質性研究方法，是適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資料收集方法 (data collection)，受訪者的選取，受訪者人數，資料分析的方法 (data analysis)，研究結果的驗證 (verification)，完全依據紮根理論的作法來進行。實際的作法分述如下：

1. 資料收集方法：本研究採用半結構 (semi-structure)，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的方式來收集資料。根據文獻探討，研究者在訪談開始前已先行設計數個訪問的問題及探索 (probing) 的問題，請見所附之附件二。每一位受訪者都回答相同的問題。然而，訪問的過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研究者在訪問過程中視受訪者回答的狀況，彈性調整訪問問題的順序，以期訪問的過程能夠順暢，且能幫助受訪者容易訴說自己的看法與經驗。除了訪問已先擬定的訪問問題之外，Strauss and Corbin (1990) 也指出，當研究者在訪問數個受訪者之後，發現了一些共同的主題 (themes)，研究者也應將這些主題，納入訪問問題之中，才有助於理論的逐步形成。因此，在訪問幾位受訪者之後，某些主題開始產生，例如：已婚的受訪者發現在遭遇天然災害受害經驗，女性比男性來的堅強有毅力，研究者也將這些主題納入後續的訪問之中。每一位受訪者受訪一次。每一次訪問均全程錄音，結束後則由研究助理將錄音帶繕寫成逐字稿。有關於錄音的研究倫理問題，將於研究倫理的段落，再行說明。
2. 受訪者來源：本研究一開始即尋求台中縣政府社會局的合作，透過台中縣府社會局急難救助科的介紹，就該科現有的受災戶名冊中，找到數位志願受訪的女性。再依照滾雪球 (snowball sampling) 的方式，請已受訪的女性介紹其它志願受訪者。
3. 受訪者的類型：本研究以遭受到地震、水災與土石流侵襲滿一年以上的成年女性為研究對象。理由說明如下：(1)。如前述文獻所顯示，經歷天然災害的過程，可以區分為災害發生，撤離 (evacuation)，暫時安置 (relocation)，緩和 (mitigation)，以及重建 (recovery) 的階段。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對於建構出女性受災的完整經驗，並非企圖了解受災的某一個階段的議題。雖然並未有研究明確的指出，受災需要經歷多久之後，才會進入重建階段，研究者尋問了負責災後處理的社工員，發現大約至少一年之後才能進入或是已經開始重建。因此，本研究遂以遭受天然災害一年以上、並且已經開始重建或是重建已經進入尾聲的女性為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為顧及受訪者的感受，本研究訪問受災已經超過一年以上的受災女性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使其在訴說時，對其感受的衝擊較小。(2)。研究者所探討的文獻中，並未特別指出受災的天然災害種類，

程度，年齡，及婚姻狀況是否對受害女性有特別的影響，其中僅有 Reyes (2002) 指出，受災女性的教育程度對其經驗有其影響力。但是為顧及研究者能夠找到足夠的志願、並且訴說能力不差的受訪者，所以本研究並不限制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但是以成年(滿 18 歲)的女性為對象。(3)。為顧及研究倫理，對象必須是志願受訪。

4. 抽樣方法(受訪者的選取): 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是質性研究的抽樣方式。本研究根據上述的選取受訪者的標準，選出符合受訪者標準的志願受訪者。同時，為了能夠獲得豐富的經驗，因此在選取受訪者時，在符合受訪條件的主要標準下，也儘可能的選取不同背景的受訪者，例如：職業的種類、年齡等，儘量的包括不同的性質與年齡層。
5. 受訪者人數: 本研究共計訪問 16 位受訪者。一般而言，質性研究並未限定受訪者需要達到多少數量，通常是當資料已經達到飽和的狀態時，即可停止資料的收集。因為本研究的受訪者必須是志願受訪，有一些原本願意受訪受訪者後來家中又發生變故，另外一些社會局轉介的天然受害女性，因為需要工作，無法接受訪問，而本研究的執行期間為一年，因此，在執行期結束前，共訪問了 16 位女性。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請見下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代號	年齡	居住地區	婚姻及家庭狀況	天然災害受害經驗	職業
P1	47	台中大里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	餐廳員工 丈夫為貨車司機
P2	44	台中大里	已婚, 小孩 3 名	地震, 脊椎受傷無法久站	過去為店員, 目前無工作 丈夫為公司員工
P3	47	台中大里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 丈夫於地震中手臂受傷, 手術四次	無
P4	55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與水災	退休教師 丈夫為退休教師
P5	41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3 名	地震	政府機構文書雇員 丈夫為工程師
P6	34	台中東勢	未婚	地震	政府機構文

					書雇員
P7	44	台中大里	已婚, 小孩 3 名	地震	安親班課輔老師 丈夫為業務員
P8	48	台中東勢	離婚, 小孩 2 名	地震	辦公室兼職助理、兼職清潔工、兼職芳療師
P9	55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與水災	退休教師 丈夫為退休教師
P10	52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與水災	速食店員工 丈夫為水工 司員工
P11	50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與水災	送貨員 丈夫為司機 兼送貨員
P12	42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其中女兒死於地震之中	地震, 因女兒死於地震, 哭泣過度導致眼盲	無 丈夫從事裝潢工作
P13	48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	修改衣服 丈夫為休閒農場園丁
P14	19	台中大里	未婚	地震, 父母與姊弟均死於地震, 全家僅她與妹妹存活, 而她與妹妹也都嚴重受傷, 導致行走上有障礙	休學, 在叔叔的水果店工作
P15	45	台中東勢	已婚, 小孩 2 名	地震與水災	國小教師 丈夫為國小教師
P16	50	台中東勢	寡居, 小孩 3 名	地震, 丈夫死於地震	無, 家計由兒子負擔

6. 研究倫理問題：研究者事先在訪談進行前，都預備兩份受訪同意書(請見附件三)，將

研究過程的相關倫理問題，例如：錄音問題，受訪者個人資料如何保密問題，受訪過程若挑起不愉快經驗的處理方式，繕寫逐字稿工作人員如何保密問題，錄音帶保存問題，研究成果報告引用受訪內容的問題，詳列於受訪同意書中。每一位受訪者在受訪前均詳細閱讀受訪同意書，如果受訪者同意研究者的處理方式並同意接受訪問，研究者就要求受訪者於兩份受訪同意書中簽字。受訪者及研究者分別保留一份已簽字的同意書。每一位受訪者都獲得新台幣五百元的百貨公司禮券，作為接受訪問的酬謝。

7. 資料分析方法：Tutty, Rothery, and Grinnell (1996)指出，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共可分成三個層次(level)，第一層次為：從逐字稿中找出有意義的單位，將這些單位歸類，並且給予每一個類別(category)命名；第二層次為：將意義相同的或是命名相同的類別放在一起，並且相互比較，從比較中思考是否能夠合併成更高級或是更為概念化的類別，並找出類別之間的關係；第三層次則是解釋(interpretation)資料並且建構出理論。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就是以上述三個層次，逐一進行。
8. 研究結果的驗證：同儕討論(peer debriefing)及和相關的文獻討論作比較，是二種驗證所形成的研究結果的方法。研究者計劃在資料收集，資料分析階段中，即開始不斷的和自己的研究同儕討論，讓同儕挑戰自己所分析出的資料，是否貼近真實。同時，研究者也將自己所分析出的資料，不斷的和文獻作比較，思考其中的相同與不同，及造成不同的可能因素為何。除此之外，有部份受訪者也提供在受災過後，自己所書寫的心得日記，或是接受電視採訪的錄影帶，給研究者參考。研究者也一併將這些資料做為研究結果的佐證，也就是運用三角檢定(triangulation)的方式來驗證資料。

研究進度

本研究以得到國科會補助款開始（國科會於民國94年8月開始補助）的一年的時間進行抽樣（選取受訪者），資料收集（訪問），及資料分析，及撰寫研究報告的工作。各項作進行的時間安排如下表：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進度
繼續相關文獻的收集及整理	民94年2月~民95年7月
與台中縣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連繫	民94年8月~民94年9月
與社會局所提供的人選連繫	民94年10月~民95年4月
資料收集(訪問)	民94年10月~民95年7月
繕寫訪問逐字稿	民94年10月~民95年8月
資料分析	民94年12月~民95年10月
研究結果驗證	民95年3月~民95年7月
撰寫研究報告	民95年6月~民95年10月
寄送研究摘要給受訪者	民95年10月

研究結果:

本研究是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的，而本研究的主題在於探討女性天然災害的受害經驗，以下就是依據本研究研究題目，受訪資料中所呈現的主題(themes)。

一、等待救援與撤離階段的感受：

萬念俱灰、想早一點解脫、徬徨無助等，都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在等待救援與撤離階段時的感受。

我就一下子，我在裡面六個小時，聽到好多好多的哭聲，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後哭到最後都沒哭聲，換救護車在鳴，那救護車，一直救護車一等時間很長麻！那當下我在壓下面我已經真的就是我好幾次都要自己，因為太痛，痛到真的受不了，痛到真的當下我要盡找結束生命，但都有沒辦法 (P2)

又完全不能動，你要撞死，要怎樣，要咬舌都沒辦法，就這樣子壓著，連舌頭都沒辦法咬，那痛到喔，真的很痛很痛 (P2)

(水災)廣播來說要撤離了！難道情況那麼危及嗎？我那時候心裡真的慌了！要拿什麼我最重要的衛生棉，呵呵呵(笑)。因為那邊你去哪裡買？趕快喔先拿衛生棉，然後拿內衣褲(P9)

二、暫時安置階段：

這個主題又可以細分為：成為難民的感受、救災物資對於人性的挑戰、破碎家庭弱勢的辛酸、互助系統的分工—以性別角色分工。

1. 成為難民的感受：

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這一生中未曾想過自己竟然會成為難民，對於難民的身份都感到無法接受，尤其是當自己必須拿著碗盤排隊盛飯菜時，更是一段難以接受的經驗。

真的好像覺得說，A 怎麼可能我怎麼彙變成難民。因為要吃飯的時候，要自己帶容器去裝...你要拿著盆子喔。拿了什麼就去那裡排隊！排隊就覺得說那種感覺說，好像什麼時候變成難民了！(P9)

2. 救災物資對於人性的挑戰：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臨時安置的帳棚區或是組合屋的居住時期，看到其它災民對於自己並不需要的救濟物資，卻仍然貪心的大量領取、大量囤積，感到不恥。

我們這些真正的災民，都在醫院。那很多團體都是去發補助款。其實我們都沒拿到什麼，Y我們也不會去計較那個。最近我先生說，大家爲了因爲有些人來補助，

可是他只有三十個人，三十個名哦。大家在那邊打架，我先生說都是那些閒人，都是那些真正不是災民在那邊打架這樣(P2)

臺灣人喔~怎麼大家都不太有善良的心。阿兵哥煮飯給我們吃都那麼辛苦囉...輪到的都不去，可是有好處的時候，又大家都會出來...發餅乾，發什麼常常有救濟品，餅乾一疊阿！水果啦！什麼什麼啊！要發東西的時候，又大家都通通跑出來了！要工作Y要檢菜阿做什麼的時候喔，喔~就人都不見了！就都不出來了！(P9)

3. 破碎家庭弱勢的辛酸：

所謂弱勢意指著缺乏資源與地位的人。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有兩位是弱勢的女性，一位是單親母親，一位是在地震中父母與兄姐過世，僅有自己與妹妹存活(但也是肢體嚴重受傷)的女性。在缺乏家人的共同面對的力量的情況下，單親的母親提到自己孤單的悲哀，亦即，自己單薄的力量在緊急安置階段以及重建階段的辛苦。另外一位受訪者也提到自己父母雙亡後的孤單與辛酸，但是她則選擇以冷漠來掩蓋自己的孤單感受。

我們就搭帳棚、就搭在我們那個空地上，結果當我們搭在空地上的時候，我們的那個社區理事長就說不行在這邊，要在哪邊，然後我們、欸要在那邊，那也沒有說在哪邊，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又搭，搭好了以後，他說也不是那邊，就在去別的地方搭。我就覺得被趕來趕去那種感覺，因為我們是弱勢戶嗎，還是怎麼樣，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要這樣為難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有我跟我小孩子兩個人而已，其實我們有兩個人要、比較不會要搭帳棚、其實我們也不太容易，而且那個地都是石頭地，真的也不好搭。我那時候就覺得有那種、有那種、那種怎麼講，孤兒寡母受人欺負的感覺(P8)

4. 互助系統的分工—以性別角色分工

在暫時安置的階段，大家在安置中心變成一個大家庭，大家必需輪流煮飯供應安置中心的難民吃。有趣的是，安置中心的工作是以性別角色作為分工的基礎：

反正一家就是要出人...可是都是女生去啦...因為煮菜的都是女生工作啊(P9)
燒燒燒，燒差不多五點又要煮菜了，煮很多菜，我二嫂有三個小孩子，我二哥、我婆婆、我先生、我兒子就七八個人吃飯，有時候我二哥帶工人回來吃，差不多有十多個人吃飯，要煮很多菜啊...人家說寄人籬下嘛！要煮菜，不要...我說難過歸難過，日子還是要過。我想說也對啦！難過可是還是要煮菜啦(P12)

三、重建階段：

這個主題又可以細分為：對於受助的感受、重建力量的來源、母親角色的力量與改變、

人生觀的改變、重建的策略、重建階段對自己難民身份的感受。

1. 對於受助的感受：

感謝是多數受訪者對於接受他人幫助之後的感受。也有一些受訪者在接受幫助之後，目前也養成幫助別人的習慣。

那時候很孤獨的，會覺得說什麼都沒有。那這樣子會讓人家有溫馨的感覺，還有人在關心妳。有人愛你...像我看電視啦！每次報什麼很可憐，要是做得到的，我都會想幫忙(P2)

2. 重建力量的來源：

宗教與家人的支持，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在重建過程中，所感受到力量的來源。也有部份受訪者認為自己開朗的個性與不認輸的信念是重建力量的來源。

會想到我們什麼都沒了！但是我先生常常想說，我先生都會講天打不倒我！就是每天認真，很認真的過這樣子！(P2)

他說喔！就是要很認真，他說天一定沒辦法打倒我！他就是要每天很認真工作每天就是我們最基本三餐，一個房子，我們就這樣住。那家人就是，我們家經濟上不是很好，但是很慶幸我們兄弟姐妹都住的滿近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精神安慰。哥哥Y姐姐Y我們有住在一起，大家都互相。這也是一種生命動力...我們就大家都住在一起，那也是一種很合作(P2)

我加入那個團體的。阿後來的話就沒有上課，就等於說大家，大家就聊天Y談Y，談一些問題...我覺得我這個人滿樂觀的(P9)

到最後是那個.....上帝救了我們，耶穌，我們是基督徒...我覺得上帝可以抹去我心中的傷痛，我什麼事都對他講(P12)

也有受訪者認為她的工作很穩定，工作性質並未受到災害的影響，薪水也沒有改變，這是重建過程中很大的支柱：

我還有薪水嘛！我還至少生活不成問題啦！（災害損失）Y那就當作儲蓄都沒了！我就當儲蓄都沒了！（P9）

3. 母親角色的力量與改變：

本研究的多數受訪者具有母親的身份，在回顧自己的受災經驗時，都發現到自己對於母親的角色，有了不同的體認，也發現自己的潛力與改變。

自從地震後，我的小孩很幸福變的很幸福...我覺得就是說家裡都顧好，就是慢慢來，平安就是福。能夠大家身體平安 (P2)

我覺得跟孩子的距離比較接近...會覺得感情比較好，比較互相。災難...因為我們家都還滿保守的，小孩子不會常常表達說他們對我們的那種感受啦！但是有遇到

災害的時候，也就可以感覺說孩子還是很關心你。他就打電話問說，Y有沒有怎樣，怎樣(P9)

也會改變，像有...像很多時候他做事不好，我看不順眼也是會罵他，過了，其實沒有想到對厚！上帝叫我說要饒恕他不能罵小孩子...就輕輕的跟他講(笑)(P12)

台灣文化中對於母親角色的規範，也呈現在受訪者的訪談中。台灣文化中對於母親角色的界定是要照顧、保護孩子，這樣的規範出現在受災後的母子關係，也因為這樣的規範，使得一些孩子受傷或是死亡的受災母親，生活在自責當中，也有母親因為孩子而有不論受傷多嚴重，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念頭：

我女兒睡這邊，剛好就倒下來，壓到她...睡夢中走的...可是我想我有點自責，可是我大姐說這個不是我的錯...因為當時，剛搖的時候我想說每次地震都搖一搖就停了，那時候搖一搖怎麼一直搖一直閃，東西一直壓下來，在那邊發呆了耶，發呆....爬不起來啊，爬不起來.....不過事後我想說，如果我當時快點逃起來，把我女兒拉出來，也沒事啊，那時候發呆的，花了很多時間啊...事後我有想到說，奇怪！那時候怎麼不趕快跑起來，可是真的是跑不起來...自己經歷到的，才知道真的很痛。很痛(P12)

我說我要看小孩。因為我這麼嚴重我都快要死了，我的小孩會沒事嗎？我怕他們騙我，我叫他們一定要把小孩帶來給我看。到了第三天我小孩兩個女兒來，我看我大女兒臉好嚴重喔，喔我好難過，看他們兩都是活著的，那當下去就有活下去的那個感覺。就會心放下來，要養病的那種感覺(P2)

我們是為人媳婦、為人母親，為母則強，都不能把那種很恐懼的心態發揮出來，因為要保護小孩子，因為你鎮靜小孩子才不會怕，啊假若媽媽...假若說妳一叫的話，小孩子一定會很害怕、更害怕，那時候覺得自己要鎮靜、自己要鎮定...你不能自己先慌，一定要先穩住小孩子的心，所以...雖然是會很怕啦！可是厚還是說...不敢厚表現出來。(P5)

4. 人生觀的改變：

在經歷了這麼具大的創傷之後，全部的受訪者都提到自己的人生觀有了改變，活在當下、人生無常、不要計較等，都是在經歷天然災害之後，所產生的新的生活態度。

那一年我覺得三十七歲，我就在想縱使在有錢，我是千萬富翁，沒有健康的身體，我連一杯水都沒辦法喝...就是會覺得健康最重要，我現在就覺得健康最重要 (P2)

我們像算是 921 的劫後餘生者，像這種到死都沒辦法去遺忘這件事。那我們在家庭上偶而就會有提到的話，我們這四個人，我們家還有..我們都會覺得生命上，更珍惜(P2)

現在會有一種將心比心。我們曾經，像我們地震，身體不舒服。我可以體會到別人那種身體不舒服得疼痛(P2)

只要大家遇到什麼事，你看我們都走過這一遭了！還有什麼好計較呢？有時候會遇到一點摩差還是怎樣，我們都走過這樣子，差點生離死別了！還要計較什麼呢？(P2)

反正遇到事情你會覺得說，Y！那麼大的災難你都經歷過了，這個沒什麼Y...這樣的災難我反而都在。我人都還在，都還沒有倒下去，我就可以重來(P9)

學習饒恕...像我兒子、妯娌所講的話他們會傷我，他們都不知道，像我婆婆有時候講話會傷我，我就會跟耶穌說，耶穌怎麼饒恕我們，我就怎麼饒恕別人(P12)

現在看到感人的，它自己要掉的，它自己眼淚會一直掉。它就是會這樣，同理心啦(P12)

5. 重建的策略：

當自己或是家人的生活，逐漸找到新的秩序，社會大眾也逐漸淡望當時的情形之後，一些受訪者提到了自己以及家人對於這一段無法抹滅經驗的處理方法。

事隔這麼久。我就會不想再提。我也沒有，比如說我現在找工作，我覺得說就是靠那個，我很怕人家用同情彌補來看待我。(P2)

6. 重建階段對自己難民身份的感受：

當社會逐漸淡忘這些災難之後，本研究的受訪者仍舊在努力的重建家園，但是她們卻感受到社會開始對她們的經驗與身份的偏見：

應該說有些人會對 921....不是同情，應該說有人會用依賴，會覺得好笑(P2)

你災民你災民就是土匪，貪得無饜！好難過喔！(P2)

四、災難經歷的夫妻分工：

這個主題又可以細分為：複製過去的分工模式、改變過去的分工模式。

1. 複製過去的分工模式：

多數受訪者在經歷天然災害時，都是複製過去夫妻的分工模式，丈夫負責平時負責的事，而妻子則是負責照顧日常生活起居、家務等的工作。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現在，都差不多是這樣子...我覺得我先生他更勇敢更堅強...我覺得男生通常，男生啦！個性本來就要有責任，對不對！比賽會有責任，要保護女生嘛！應該他們的心態會跟我們不一樣。我覺得像，以我跟我先生，他的心態就跟我真的不一樣。我就會變的比較更脆弱，他就變的更堅強。因為我變的身體不好什麼都怕，這樣子(P2)

家裡三餐都是我負責，Y那蘭園就是他自己負責。我們很少去幫忙，Y只有地震的時候去幫忙澆水...(水災時)我清屋子裡面。清了一天，把那個客廳那邊清掉。因

爲我老公沒辦法幫我。他去用他的蘭園...我覺得我先生滿厲害的！好像就...我覺得他應該是壓力很大，可是就好像，他就這樣子度過了(P9)

我一直覺的說我的感情很脆弱。Y但是因爲我先生愛我Y，所以我都一直都還滿堅強的啦！Y我就沒辦法想像說，如果像他們那種有另一半倒了Y或是怎樣，對我會有什麼的打擊。我根本都不敢想...以前就常常要做很多家事，所以生活怎麼這些都還難不倒我。Y但是如果說，感情上面的，我想我就沒辦法這麼堅強。(P9)

也有受訪者想要改變過去的分工方式，想要外出工作療傷，但是婆婆與丈夫都反對：

她(婆婆)很像說，妳女孩子學什麼學什麼，靠老公養就好了...沒關係啦！他們沒有知道，我覺得我做了很多，我都...弄給他們吃啊，我的眼睛不管它有沒有看見，可是做了那麼多他們不看重這樣子...我的意思是說我這樣犧牲很多了，就回來，然後他們都不看重，認爲我很沒用(P12)

2. 改變過去的分工模式：

少數的受訪者的丈夫在經歷天然災害的侵襲之後，失去了原來的工作，這樣的受訪者在夫妻的分工上，就出現了改變。

之前我都沒有(上班)。我之前只是幫我先生幫忙跑外面啊！有時候幫忙他這樣子...本來我們之前的經濟都還滿不錯的。地震之後，第一年還好，第二年馬上，喔...差個十萬八千里。到現在還沒有起色...慢慢慢慢就是，喔~怎麼差那麼...越來越..差很多。我就地震之後反而我都有去上班(作過很多以工代賑的工作，受訪時在安親班當保姆)...我說我會煩惱阿，他(丈夫)說有什麼好煩惱，阿本來經濟就不景氣阿，你去店家店家根本就不補貨，你有什麼辦法。當然我們要找，再找第二春阿！可是你要找機會阿，不是說機會來你要找就有啊！而且我先生現在已經四十八歲了，他去外面找工作沒有人要他...又不能叫他去作掃地的工作(P7)

對實務工作的啟發與建議

由於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社會化的歷程，使得女性成爲弱勢與脆弱的人口，意即，女性所處的社會環境與長期的社會化歷程，使得女性缺乏足夠的資源與權力，在面對天然災害襲擊的時候，無法有足夠的資源面對，甚至長期處於天然災害的影響，而無法復原。實證研究都指出，女性天然災害受害者有不同於男性的需要，如何將不同性別的需要，納入實務工作與政策制定之中，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總結上述的討論，研究者認爲對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社會工作服務，可以分爲兩個階段，一為災害剛發生的撤離及臨時安置階段，另外一個則是重建階段。在天然災害剛發生的撤離及臨時安置階段，需考慮並照顧不同屬性，不同年齡女性的需要，例如：行動方面有何特別需要？日常用品有何特別需要？健康方面，有何特別需要？

在重建的階段，增強權能就成為最為重要的取向。在重建的階段，社會工作實務與政策決定可以考慮以下的步驟：

1.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團體或是社區中的人的支持，是受害者很大的慰藉力量。因此專業助人者可以運用團體工作的方法，組成受害婦女的互助團體，一方面進行心理上與家庭關係的支持與諮商，另外一方面則可以進一步轉化團體的力量，讓女性發揮所長 (insider knowledge)，協助自己及社區復原，達到相互增加權能 (mutual empowerment) 的目的。
2. 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在經歷災害的各個階段，她們所長期內化的女性性別角色規範，影響著她們的妻子、母親、媳婦等角色扮演、與適應策略，因此社工員在協助女性受害者時，就必須加入性別的角度，來了解與發展有效的協助策略。
3. 除了提供訓練方案，協助受災婦女學習生存的技能，利用資源的能力之外，更應該培養受災女性如何將處理金錢，處理資源與訊息，讓經濟獨立，訊息判斷，與資源運用等的的能力轉變成爲權能，脫離弱勢與脆弱的角色。
4. 從地方到中央各個層級的救災團隊中，都應納入女性代表，讓女性的需要能夠充分納入考慮。
5. 社會福利政策應該將不同性別的需要，納入救助以及補助的政策考量當中。由於現階段女性較多位居於脆弱的位置，所以受災女性的需要，應被重視並納入考慮。未來的研究也應該多從事這一類型的研究，提供政策制定者參考。
6. 平常對於天然災害的第一線救助者，就應該在在職訓練課程中，加入性別敏感度，或是不同性別需要分析的課程，如此一來，當天然災害發生時，不同性別災民的需要，就能被充分考慮。
7. 如何減少造成女性弱勢脆弱的社會經濟因素，則是實務工作者與政策制定者長期的工作目標。

研究成果自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個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女性遭遇天然災害的經驗與重建的歷程；第二個目的在於了解女性性別角色特質與規範對實際生活事件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共有五個研究問題，分別是：1. 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為何？2. 天然災害重建過程中，受災女性的重建歷程為何？3. 天然災害的過程中，受災女性是否感受到和男性不同的過程與經驗？4. 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需要為何？5. 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與社會地位，如何影響面對天然災害的過程？根據前述的研究結果(請見研究結果段落，不再重覆贅述)，已經回答了研究問題，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已經達成。

除了研究目的已經達成之外，本研究的各項工作進度，都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並未超出執行期限，並且研究經費的執行也都控制在所核定的金額之內，因此在工作進度與研究經費執行方面，研究者認為是非常良好的。

本研究的初步研究結果論文已經被 2007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所接受，預計在西元 2007 年 1 月 11-14 日前往美國 San Francisco 發表。因此本研究的成果已經具有學術上的價值。研究者擬在會議中廣泛的收集與會者的意見，作為修改本研究結果的參考，並且後續將加強台灣女性性別角色規範如何影響女性受災者的適應與角色扮演的分析，期望能夠被 SSCI 期刊接受。

參考書目：

台中縣政府社會局（民 93 年）台中縣政府社會局回覆監察院有關敏督利颱風七二水災善後處理及安置情形。

行政院主計處（民 93 年）九十三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鑑。Retrieved from:
www.dgbas.gov.tw/dgbas03/bs7/yearbook/se.htm.

李維庭（民 89 年）經歷九二一：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應用心理研究，第 6 期，213-250。

李臨鳳（民 92 年）社政體系災害救助與危機處理策略。社區發展季刊，第 104 期，56-65。

林秀芬，馬小萍（民 93 年）絕處逢生—探討九二一地震喪偶女單親災變後之社會支持過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九期，39-84。

林萬億（民 91 年）災難救援與社會工作：以台北縣 921 地震災難社會服務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七期，127-202。

林耀盛（民 89 年）存活者的心理治療。厚生，第九期，24-25。

莫藜藜，李易蓁（民 89 年）災服務中之外展社會工作初探—以九二一震災為例。中華醫務社會工作學刊，第 8 期，17-36。

畢恆達（民 88 年）災難與性別。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 53 期，1-4。

畢恆達（民 89 年）環境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土木技術，3(3)，63-71。

陳正元（民 88 年）災難救援中社工員的心理衝擊與兩難—從東星大樓倒塌事件救災過程分析。社會福利，28-32。

楊孝榮 (民 92 年) 社會福利的危機處理策略.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04 期, 66-76.

Anderson, K. M., & Manual, G. (1994)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ported stress response to 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 *Sex Roles*, 30(9/10), 725-733.

Bari, F. (1998) Gender, Disaster, and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from Pakistan.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0. P.125-131.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Bolin, R., Jackson, M., & Crist, A. (1998) Gender Inequality,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2. P.27-44.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Chen, Sue-Huei, Hung, Fu-Chien, Lin, Yaw-Sheng, & Tseng, Hsu-Min (民 91 年) Trauma and Psychosocial Aftermath among High-and low-Exposure Adults Three months post the 921 Chi-Chi Earthquake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2), 167-188.

Clifton, D., & Gell, F. (2001) Saving and protecting lives by empowering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9(3), 8-18.

Cox, H. (1998) Women in Bushfire Territory.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1. P.133-142.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Enarson, E. (1998) Through Women's Eyes: A Gendered Research Agenda for Disaster Social Science. *Disasters*, 22(2), 157-173.

Enarson, E., & Morrow, B. H. (1998)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Enarson, E., & Morrow, B. H. (1998) Conclusion: Toward Gendered Disaster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P.225-231. CT: Praeger Publishers.

Enarson, E., & Scanlon, J. (1999) Gender Patterns in Flood Evacuation: A Case Study in Canada's Red River Valley.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7(2), 103-124.

Finlay, C. C. (1998) "Floods, They're a Damned Nuisance": Women's Flood Experiences in Rural Australia.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2. P.141-149.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Fordham, M. H. (1998) Making Women Visible in Disasters: Problematising the Private Domain. *Disasters*, 22(2), 126-143.

Fordham, M., & Ketteridge, Anne-Michelle (1998) "Men Must Work and Women Must Weep": Examin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disasters.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6. P. 81-94.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Fothergill, A. (1998) The Neglect of Gender in Disaster Work: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 P.11-25.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Fothergill, A. (1999) Women's Roles in a Disaster.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7(2), 125-143.

Fothergill, A. (2003) The Stigma of Charity: Gender, Class, and Disaster Assistanc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4(4), 659-680.

Fothergill, A. (2004) *Heads above Water: Gender, Class, and Family in the Grand Forks Flood*. New York: SUNY Press.

Guha-Sapir, D. (1997) Women in the Front Line.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key players in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lief. *UNESCO Courier*, 50(10), 27-29.

Hanmer, J., & Statham, D. (1989) *Women and Social Work. Towards a Woman-Centered Practice*. U.S.A. : Lyceum Books, Inc.

Ibanez, G. E., Khatchikian, N., Buck, C. A., Weisshaar, E. L., Abush-Kirsh, T., Lavizzo, E. A., & Norris, F. H. (2003)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nflict Among Mexican and Mexican-American Disaster Survivor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1), 1-23.

Kanter, P. (2003) Women's Empowerment Through Home-based Work: Evidence from Ind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4(3), 425-445.

Levine, C. (2004) The Concept of Vulnerability in Disaster Research.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7(5), 395-402.

Miller, J. B. (1986)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Morrow, B. H. (1999) 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 *Disasters*, 23(1), 1-18.

Noel, G. E. (1998) The Role of Women in Health-Related Aspect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 Caribbean Perspective.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20. P.213-223.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Reyes, R. R. (2002) Gendering responses to El Nino in rural Peru. *Gender and Development*, 10(2), 60-69.

Saleebey, D. (1997)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 Y. : Longman.

Sefansky, S. (1990) Pediatric Critical Car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with a Special Plane Crash Survivor. *Health & Social work*, 15(3), 215-230.

Simon, B. L. (1994) *The Empowerment Tradition in American Social Work.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tehlik, D., Gray, I., & Lawrence, G. (2000) Gender and Drought: Experiences of Australian Women in the Drought of the 1990s. *Disasters*, 24(1), 38-53.

Toscani, L. (1998) Women's Roles in Natural Disaster. Preparation and Aid: A Central American view.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9. P.207-211.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Waite (2000) How is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Gendered?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he Collectives of Suleimaniyah, Iraqi Kurdistan. *Disaster*, 24(2), 153-172.

Zakour, M. J. (1996) Disaster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2(1).

附件

附件一：研究計畫說明書

附件二：訪問大綱

附件三：受訪同意書(受訪者)

附件一：

研究計畫說明書

妳好！我是東海大學社工系的老師，我現在正在從事一項有關於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經驗的研究。如果妳符合上述的條件，我很希望妳能夠參與我的研究。以下是關於我的研究的一些說明。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經驗，目的是希望能夠建構出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與需要。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來收集資料。妳的經驗及看法，將是我訪問的重點。訪問大約進行兩個小時。

在我訪問妳的過程中，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目的在於方便我將訪問內容，繕寫成便於分析的逐字稿。不過，只有我或是我的助理才會重聽錄音帶的內容。我及我的助理將會遵守研究倫理的規定，不會將錄音帶讓第三者聽取。在訪問內容繕寫成逐字稿之後，我也將妥善保存錄音帶，不會有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聽取妳的訪問內容。妳也將收到一份妳個人的訪問逐字稿。當妳讀完逐字稿之後，我將再次訪問妳，聽取妳對於讀完逐字稿的感覺，及需再澄清的部份。訪問結束，我將送上酬勞，答謝妳的協助。

將來我的研究報告，或是未來可能發表的期刊文章中，如果必需提到妳所說的某些內容時，我將使用假名來代替妳的真實姓名。如果妳所說的內容，提到某些人名時，我也將用假名來代替，以確保妳個人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的訪問內容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然而，如果妳仍覺得被挑起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妳可以讓我知悉。必要的話，我將轉介妳前往心理諮詢機構。如果在訪問過程中，妳覺得不想再繼續接受我的訪問，妳可以立刻讓我知悉，我將立刻停止訪問，錄音帶也將立刻銷毀或由妳帶走。

當我完成這個研究之後，我也將會寄送一份本研究的研究摘要給妳。如果妳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或妳想知道更多的訊息，再作決定。請妳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和我連絡(請見下面所附電話及郵件地址)跟我連絡。如果妳同意接受訪問，我將和妳一起決定一個舒服，安全的地方進行訪問。請妳也將這個訊息，轉告給有興趣的朋友。謝謝。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劉珠利

TEL: (04)23590121 轉 2960

E-Mail: chuli@thu.edu.tw

附件二：

訪問大綱

訪員指導語：謝謝妳願意接受我的訪問。在我開始進行訪問之前，我先向妳說明整個訪問過程。我將問妳數個問題，請妳就我的問題，談談妳的故事及經驗。有一些訪問過程中的特別議題，已詳列在受訪同意書中。請妳先讀過這份同意書。如果沒有任何問題，請妳在同意書中簽名。然後，我將開始進行訪問。

1. 請談一談妳遭遇天然災害的經驗。
 - 1.1 請談一談妳逃離的經驗。
 - 1.2 請談一談妳重建家園的經驗。

2. 請談一談妳在遭遇天然災害後角色是否有所改變？
 - 2.1 如果有，請談一談改變為何？改變的原因為何？

3. 請談一談妳所遭遇的天然災害中，那一件是對妳最有意義？意義為何？

4. 遭遇天然災害前後，妳的生活有何改變？
 - 4.1 妳對這樣的改變喜歡嗎？為什麼？

5. 遭遇天然災害後，妳是否接受別人的幫助？何種幫助？妳對於受助的經驗有何想法或是感受？

6. 在妳的經驗中，有那一些和妳周圍的男性不一樣？為什麼？

訪問日期：

訪問地點：

受訪者姓名：

連絡電話：

受訪者地址：

受訪者來自的城市：

受訪者目前的職業：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附件三：

受訪同意書

-----:

妳好！謝謝妳同意我的訪問。在妳正式接受我的訪問之前，有一些關於本研究的詳細內容，以及妳的權利，必需先向妳說明。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目的是希望能夠建構出台灣女性經驗天然災害的經驗與需要。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來收集資料。妳的經驗及看法，將是我訪問的重點。訪問大約進行兩個小時。

在我訪問妳的過程中，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目的在於方便我將訪問內容，繕寫成便於分析的逐字稿。不過，只有我或是我的助理才會重聽錄音帶的內容。我及我的助理將會遵守研究倫理的規定，不會將錄音帶讓第三者聽取。在訪問內容繕寫成逐字稿之後，我也將妥善保存錄音帶，不會有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聽取妳的訪問內容。妳也將收到一份妳個人的訪問逐字稿。當妳讀完逐字稿之後，如果有需要我將再次訪問妳，聽取妳對於讀完逐字稿的感想、及需再澄清的部份。訪問結束，我將送上酬勞，答謝妳的協助。

將來我的研究報告，或是未來可能發表的期刊文章中，如果必需提到妳所說的某些內容時，我將使用假名來代替妳的真實姓名。如果妳所說的內容，提到某些人名時，我也將用假名來代替，以確保妳個人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的訪問內容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然而，如果妳仍覺得被挑起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妳可以讓我 know。必要的話，我將轉介妳前往心理諮詢機構。如果在訪問過程中，妳覺得不想再繼續接受我的訪問，妳可以立刻讓我 know，我將立刻停止訪問，錄音帶也將立刻銷毀或由妳帶走。

當我完成這個研究之後，我也將會寄送一份本研究的研究摘要給妳。最後，再一次謝謝妳的參與。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劉珠利

TEL: (04)23590121 轉 2960 E-Mail: chuli@thu.edu.tw

我已讀過上述的說明，也瞭解相關的細節及我的權利，我願意接受訪問。受訪者及研究者各持一份本同意書。

受訪者簽名:

日期:

研究者簽名:

日期: